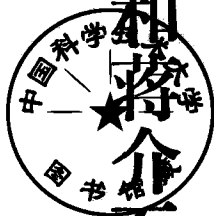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学良和蒋介石



DAP 3/1402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   | ( 1 ) |
| 第一部 蒋张初识 .....      | ( 1 ) |
| 第二部 借张逼张 .....      | (123) |
| 第三部 捉蒋放蒋 .....      | (285) |
| 尾 声 食言囚张 .....      | (481) |
| 附 录 张学良将军被囚散记 ..... | (495) |

# 第一部

## 蒋张初识

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。

清晨，古都金陵刚刚从睡梦中醒来，舒适的总司令的官邸卧室依然溢荡着睡意的温馨，年过四十的蒋介石便和沉梦告别，微微地睁开双眼，看了看淡抹在窗纱上的晨曦，下意识地暗自说：“该起床了！”

这些年来，蒋介石起床完全是军人式的。他一睁眼，把被子一撩，腾地一下就跳到了地上，习惯地扫上一眼放在床头柜上的假牙，穿着睡衣在窗前静静伫立一个小时。今天，他却一改旧习，首先侧首看了看睡意正浓的新娘——宋美龄，接着轻轻地撩开被子的一角，慢慢地溜下床来。

蒋介石稍微地活动了一下上肢，转身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假牙，放心地点了点头。遂又象往日那样对窗伫立，渐渐地沉入到和宋美龄恋爱的回忆中去了……

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仙逝以后，蒋介石“渴望独自继承孙逸仙的遗产。”他十分懂得，在一般的中国人心目中，孙中山是一个半神化的领袖，他必须把自己打扮成神化领袖的世俗代表，才能算是接受了孙中山的超自然的委托。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？捷径就是和宋美龄结为伉俪。请看《大公报》的创始人胡霖先生所做的如下分析：

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。他希望同

宋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……和宋子文拉过去。……

宋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，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“嘴巴和耳朵”。另外，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。但是，要说蒋不爱美龄，那是不公正的。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英雄往往爱美人。为了政治目的，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

对此，宋美龄的朋友，《新闻报》的著名记者顾执中曾直截了当地做了如下评述：

他为什么要和宋美龄结婚呢？我看不外有两个明显的意图。第一，他跟宋美龄结婚，立刻和孙中山先生成为襟娅之亲。那时中山先生已逝世，这样做可以提高他在国民党里的地位；第二，他到上海后，由于觉察到日本不会改变支援北洋军阀的既定方针，他在徘徊中决定选择亲美的道路。恰好宋美龄长居美国，可以帮他同美国联系。他跟宋美龄结婚，从性质上说，可以说纯属政治性的。

但是，这门政治亲事进行得十分不顺利。首先，宋氏家族中除却宋霭龄一人外，全都持反对态度，其中宋母躲到了日本长崎。在那时，得不到丈母娘的认可，是绝对结不成婚的；其次，由于新军阀之间的矛盾，其时他在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以及自己的嫡系将领何应钦的逼迫下已经通电下野，失去了北伐军总司令的桂冠，追求宋美龄的砝码无疑又减轻了许多；再其次，日本内阁改组，新上任的内阁大臣田中义一的侵华气焰万丈，所谓的《田中奏折》震撼了日本朝野，也打乱了中国新军阀角逐的格局。如何才能做到一石三鸟，卷土重来呢？蒋介石历经沉思，遂决定东渡日本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，蒋介石穿着考究的服装来到了日本的长崎，向宋夫人正式提出和宋美龄结婚的请求。也可能是所谓的心诚所至吧，他终于感动了这位宋氏家族中的“余太君”，在蒋介石答应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，并和原配毛福梅、侧室姚怡诚、小妾陈洁如离异的前提下，宋夫人同意了这门亲事。

蒋介石随后在东京逗留了三个月。在这里，他和士官学校的同学、曾担任过自己的顾问的铃木贞一和天皇的老大哥们，也间接地和裕仁本人进行了磋商，讲清了日蒋之间的未来前途……在这里，他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，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合影……他和日本达成默契：在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统一时，用中国边远的满蒙诸省换取日本的援助和友谊。蒋介石特别答应，在他将来同黑色星期二（即四·一二）时幸免于难的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生内战时，如果日本保持友好的中立，他就对日本人在长城以北的行动只表示象征性的反对。

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回到南京不久，为打破桂系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，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，一致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，以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。从此党权、政权、军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里。不久，他便以总司令名义宣布再度北伐。他自己统领的部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，以何应钦为参谋长，沿津浦铁路线北进；以冯玉祥所统率的部队为第二集团军，负责陇海路从郑州北进；以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集团军，沿石家庄、太原线出击，由杨杰任参谋长；以李宗仁所部为第四集团军，由白崇禧为参谋长挥师北指。面对四路北伐大军的进击，奉系张作霖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……

“大令！你怎么又这样早就起身了？”

蒋介石被这甜蜜的声音唤回到现实，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来，看了看睡眼惺忪，象往日清晨那样鼓嘟着个嘴，显得很不高兴的宋美龄，匆忙走回床边，俯身亲吻了一下对方有些发烫的面颊，算是一种情感补偿。这时，懒洋洋地躺在被窝中的宋美龄看了看又陷入沉思的蒋介石，知道这位总司令在为奉系张作霖的动向劳神费心。她有意地说：

“大令！你说这位胡帅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当然还在北京。”

“不！我说是在奉天。”

“瞎说！”蒋介石扫了一眼狡黠而笑的宋美龄，觉得她不象是开玩笑的样子，忙又问：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噢！放在桌上的挎包中有一份《新闻报》，你看看就明白了。”

蒋介石趋步走到桌前，从宋美龄那个人时的小挎包中取出一张六月三日的《新闻报》，展开一看怔住了，稍顷，操着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如此重要的消息，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原想在你最兴奋的时刻告诉你，没想到你太使我失望了！我一气之下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”

蒋介石一听怒气骤生，刚想发火，但一看宋美龄那不悦的面色，旋即咳了一声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再次把视点集中到这条新闻上：

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，张作霖定一日晚行，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。

蒋介石沉吟片刻，伸出右手看了看表，时针已经指向六字，



他放下这张《新闻报》，转身取来一份密电，淡淡地一笑：

“这条消息不可靠，现在是六月四日清晨六时，我的情报人员怎么还没送来消息？这是张作霖六月二日在北京发表的出关通电，你看看就明白了。”

宋美龄接过这份密电，欠起上身，斜倚着床头，认真地看起来：

各省军民长官、各军团长、各军长、各法团、全国父老同鉴：曩以内乱未已，波及外交，曾经通电全国撤退各路军事，表示息争意旨，谅邀鉴察。方期彼此觉悟，早靖纤粉，既释友邦之忧疑，复泯未来之赤祸。乃外交之责难方殷，而同室之操戈未休，瞬将喋血京畿，转恐祸延中外。溯自频年用兵，商价失业，物力凋残，百姓流离，饿殍载道，实已惨不忍言。若再周旋武力，徒苦吾民，既乖讨赤初衷，亦背息争本旨。上年膺此艰巨，本为救国而来，今救国志愿未偿，决不忍穷兵黩武。爰整飭所部退出京师，所有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，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。此后政治问题，悉听国民裁决。总之，共和国家，主权在民。天下公器，唯德能守。作霖戎马半生，饱经世变，但期与民有益，无事不可牺牲。所冀中华国祚不因我而斩，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。此则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者也。特布区区，至希亮察。张作霖冬日。

宋美龄懂得冬日即二日。她反复看了两遍这份密电，遂否决了《新闻报》的消息，赞同了蒋介石的意见。由此她知道了蒋

介石的耳目遍及南北，谁也逃脱不了他的监视。她不禁地肃然起敬，暗自叹曰：“厉害！”她转念再一想，象这样重要的密电，蒋介石事前未曾相告，这说明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了！不禁黯然。遂又产生了在政治上要与蒋介石抗衡的念头。

“叮叮……”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，蒋介石大步走到桌前，拿起了话机：“喂！我是中正，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张群。总司令鞍马劳顿，昼夜操劳，尚未起床吧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早已起床了。岳军，清早就来电话，一定是有什么大事相告吧？”

“总司令！《新闻报》刊载的胡帅出关的消息，你见到了吧？”

“见到了！我分析了这条消息的内容，不可靠。”

“不！十分可靠。”

“有什么凭据吗？”

“昨天夜里，上海方面的杜大耳朵生怕影响你的休息，给我打来了紧急电话，详细谈了这则消息的来源和内容。”

所谓上海方面的杜大耳朵，即青帮头子杜月笙。当年，蒋介石和张群等小兄弟混迹上海滩的时候，杜大耳朵是他们的舍钱恩人。后来，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身份进驻上海以后，杜大耳朵等人又是策划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把蒋介石推上新军阀宝座的后台老板。由于杜月笙两耳垂肩，自称天生的福相。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私下则以杜大耳朵称谓。蒋介石听说杜月笙夜里挂来了长途电话，很是自然地想到了有重要情报见告。故严肃地说：“岳军！快把杜老板的电话内容告诉我吧。”

“是！”张群旋即报告了杜月笙的电话内容。

六月三日，杜月笙由《新闻报》获悉张作霖出关的消息以后，遂派和《新闻报》有关系的亲信弟子查询、核实。发电者为知名

记者顾执中，原电文是：“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，所有家务，由郭务院先生代为管理。”收电人为“达哉。”他认为顾执中只身北上赴京采访，即使离京他住，也无电告的必要，况且顾执中先生并无小妾，因而他断定离京的是张作霖。至于“郭务院”三字，乃国务院的谐音，因此原电文“所有家务由郭务院先生代为管理”的本意，应是消息中“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。”杜月笙深知这条消息的重要，当夜即通知了南京。

蒋介石第二次北伐的终极目的，是把张作霖从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上拉下来，并将其数十万奉军赶回关外，一统长城以南的江山。如今，这位胡帅真的兵不血刃地离京出关了。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弹冠相庆，而是如何均分这一胜利果实。他考虑的是谁入主北京，接任这位胡帅留下的权力空缺，对自己更有利些。因此，便以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岳军！立即通知有关的同志，八点准时在黄埔路官邸开会。”

今天参加黄埔路官邸会议的只有两人：张群和何成浚。

张群，四川成都人，老家住成都白家塘街一号，生于一八八九年四月，小蒋介石二岁。其父“作幕”为生。据史家记载有邓翁者，“光绪初年任四川长宁县缺，张群之父随赴任所。邓有使女已收房，不容于大妇，不得已配张某，实已有身，未久，生张群，是为长子。邓知实已骨血，卸职回成都延师课诸子侄时，亦令附读，为题名曰群，字鹤君，意鹤立鸡群不同于群儿也。其后成长，考入保定军官学校，先后费用，悉由邓翁资行。”辛亥革命之际，党人多易姓名，江浙一带“鹤”与“岳”同声，张群遂改字“鹤君”为“岳军”，寓指岳家军之意。张群和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相处甚洽，多年以来，张“为博蒋之信任，完全以蒋之政治目的为目的，蒋之立场为立场，无一系异议于其间。”故时人曰：“张

群何人？蒋介石走狗也。”

张群作为智囊人物，去秋曾伴随蒋介石东渡日本，在说服宋母赞成宋美龄的婚事的同时，协助蒋介石和日本政府修好。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，张群又以蒋介石特使身份东渡赴日，和田中义一首相达成了如下的默契：“假若日本能把张作霖拉回东北，国民革命军将不追击到关外。”因此，今天的官邸会议一开始，他就操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“胡帅如此迅速地撤回关外，除去总司令率部大军压境之外，我看日本人是起了作用的。”

“对，对……”蒋介石转身看了看身着戎装的何成浚，“何参谋长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
“对此，我没有什么新的见地，不过……”何成浚有意停顿了片刻，显得很深沉、老练的样子，“我认为当务之急，必须慎重研究胡帅出关以后的格局变化。具体地说，是由冯玉祥入主京城呢，还是由阎锡山填补胡帅遗留下来的空缺。”

“高见！高见……”蒋介石双手一击，啪的一声，这说明何成浚之见道出了他的心里话。接着，他又亲切地称谓着何成浚的字，喜出望外地说：“雪竹兄，姜还是老的辣啊！”

何成浚，生于一八八二年，长蒋介石五岁，湖北随县人，生在一个“薄有资产，自幼生活裕余”的家庭中。早年就读武昌经心书院，后受黄兴等人的影响投笔从戎，于一九〇四年三月，与阎锡山等人联袂东渡，入东京振武学校、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，其间与蒋介石相识。回国之后，浪迹上海，和蒋介石一块拜在陈其美的门下从事证券交易。不久，又改投孙中山的麾下，官至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。二次北伐以后，因何应钦涉嫌逼蒋下台，被遣沪休养，何成浚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。“五三”济南惨案发生以后，何成浚与日军师

团长福田中将交涉，拒绝在屈辱的条款上签字，旋即劝蒋改道北伐。不久前，他随蒋介石回到南京，共同策划张作霖的奉军败回关外以后的处置措施。

这时，机要侍从迭次送来了有关张作霖于六月三日晨一时出关的准确情报。其中还有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，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请求派兵追歼奉军的电文。蒋介石阅过这些急电以后，又逐一地将电文推到何成浚的面前，商量地问：“雪竹兄，快谈谈你的想法。”

何成浚迅速地阅罢电文，一改往常老成、持重的形象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立即命令各路北伐大军停止进击，一律原地待命。”

蒋介石听后会意地笑了，遂又微微地点了点头。张群却操着有意考问的口气说：“雪竹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看，冯、阎二位司令的电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的真实目的……”

“是为了抢占京津和华北的地盘！”张群边阅电文边抢先做出结论。

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，蹙着眉宇陷入了沉思。

“总司令，立即发电冯玉祥和阎锡山，命令他们原地驻防，不得随意调动所部。”张群阅罢全部电文，有些焦急地说。

“在这种形势下，他们……尤其是我的那位盟兄冯总司令，会听我的命令吗？”蒋介石近似自问地说。

“这……”张群顿感形势严峻，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解决，急得抓耳挠腮。

“这还不算严重，万一阎、冯二位司令为此和我反目怎么办？”蒋介石说罢站起身，反剪双手缓缓地踱着步子。

远在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以后，张群曾出任过黄郛的总

务处长，以及交通部司长等职，他深知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矛盾渊源，面对自己的政敌胡帅大败出关之际，他怎能袖手旁观，把京津二市、华北五省这块肥肉交给别人呢？再说老谋深算的阎锡山，他觊觎平津直隶，做梦都想打出娘子关，逢到这千载难遇的良机，他又怎肯坐失让人呢？华北这块滨海地盘是颇具吸引力的，一旦他执意要做华北王又怎么办？张群没有了主意。

“雪竹兄，”蒋介石突然驻步，凝视远方，商量地说，“既然我们是鞭长莫及，你看由谁入主北京为好？”

“一，我赞成我们权且让出这块肥肉，因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诸条件都不具备。”

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“二，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能掌华北的大权，因为他们是孤军深入异地，统治这样大的地盘，实力显然不足。”

蒋介石赞同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三，冯玉祥部的实力最强，而且他的前敌总指挥所部已经进抵南苑附近。但是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京津二市、华北五省的新的主宰者和太上皇。”

“完全正确！”张群一拍沙发的扶手，倏地起身，继而又补充说：“冯玉祥这个丘八，不仅和北面的苏俄有关系，而且和京津一带的赤色分子也有联系。去年，胡帅绞杀共产党的党魁李大钊的时候，他命令全军披麻戴孝，带头书写祭文开追悼会。一旦他重掌京城大权，难免不成为赤色分子手中的玩偶。”

对此，蒋介石是完全同意的。他沉吟片时，缓慢地转过身来，望着缄口不语的何成浚淡淡地一笑：“雪竹兄，快把你的意见说完吧！”

“时下，只有请阎老西入主北京为上策，尽管他也和我们不

一条心。”何成浚结论性地说。

“如果那位虎视眈眈的丘八司令不同意呢？”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与何成浚的面色，又疑虑重重地说，“我们能避免新的内战再起吗？”

“那我们只有派诸葛亮去东吴做说和了。”蒋介石似胸有成竹地说。

“谁是我们的诸葛亮呢？”张群不解地问。

“雪竹兄！”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罢大笑了，“我自从回到南京以后，就在苦苦地做这篇文章。雪竹兄不愧是我的好参谋长，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坚定了我的决心。遗憾的是，雪竹兄没有利用自己人和的条件自报奋勇，担此重任。”

何成浚有什么特殊的人和条件呢？一，阎锡山是他的同学；二，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、阎锡山的参谋长辜仁发、李宗仁的参谋长张华，均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的同学。正如后人撰文评述的那样：“……冯、阎、李都想通过何成浚这条线加强同蒋的联系，了解蒋的动态。蒋介石也通过何成浚……拉拢他们……从而获得情报，防止冯、阎、李联合对付自己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何成浚显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。”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说的人和条件。

对此，何成浚是十分清楚的。他纵使愿做蒋介石纵横捭阖的可靠工具，也必须从蒋介石那儿讨得平衡军阀利益的砝码。当他听完蒋介石的话后，遂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总司令，你准备给冯玉祥将军什么特殊的好处呢？”

“就说我这个盟弟，准备请盟兄来中央做官。”蒋介石微笑着说。

“好！事不宜迟，我即刻登程北上。”何成浚说罢告辞离去。

俄顷，机要侍从拿着一份密电走进来，有些慌张地说：“总司令！张、张作霖于今晨……在奉天皇姑屯……被炸死了！”

蒋介石和张群闻声怔住了，或许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们二人惊得张着嘴，忘记了去接电报。这时，机要侍从走到蒋介石的面前，双手呈上电文：“总司令！请看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。”

蒋介石习惯地“唉，唉，……”了几声，终于从因震愕而出现的真空中回到了现实，他急忙接过电文，生怕看不清楚，连续地用力眨了几下眼睛，仔细地阅看这份重要的密电：

今晨五时许，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，生死不详。六月四日晨

张群探过头来，急速阅罢电文，仰起脸打量了一下愕然不语的蒋介石，近似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毫无疑问，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凶手，不是苏俄的走卒，就是这位胡帅的死敌！”

“不！”蒋介石把头一昂，断然地否决，“我看真正的凶手是胡帅的朋友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是日本人……”

蒋介石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不可能！田中义一首相和这位胡帅私交甚笃，他是决然不会干这种蠢事的。”

“陆军中反内阁的少壮派军官呢？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关东军呢？”

张群哑然不语了。瞬间，他想起了陆军中那些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、冈村宁次、板垣征四郎、东条英机、土肥原贤二……尤其当他想到驻华武官建川美次、关东军司令



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这些人后，顿感蒋介石之见是不无道理的。但是，当他进而想到日本人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目的时，又惶恐不安地问：“关东军会借此出兵侵占东北三省吗？”

“这要看奉军的态度。”蒋介石沉吟片刻，“而奉军的动向，又要取决于胡帅之子张学良的意旨。如果这位少帅借报杀父之仇，悍然对关东军用兵，势必导致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的结果；假如这位少帅采取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之法，问题就复杂化了。”

张群清楚这所谓复杂化的真实寓意，那就是数十万奉军依然驻屯关外，覬觎华北，梦想问鼎中原，对蒋介石统一中国构成威胁。同时，中日关系也就变得越发微妙了。他凝思片时，喟叹不已地说：“皇姑屯一声巨响炸出了个张学良，看来从现在起，总司令的对手就由胡帅变为少帅了。”

蒋介石没有答话，继续在思索什么。

“总司令！”张群有些焦急了，“我们必须考虑制订对付这位少帅的战略计划。”

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张群十分了解蒋介石，懂得他沉默不语的真意，是希望张群这位智囊提出对付少帅张学良的意见，借以打开他的思路，从而使他下定决心，较为正确地应付这突变的时局。张群稍许沉思，遂侃侃而语：

“为了达到消灭奉军，统一中国的目的，时下应当改变武力进攻的战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位少帅和日本有杀父之仇的矛盾，采用谋略的手段，把这几十万奉军拉到我们这方面来。一俟中央政权得以巩固，我们再采取其它的手段，逐次分化、消灭之。”

“这位少帅是阿斗吗？”蒋介石严厉地问，“果如斯，象杨宇霆